

# 當萊茵河畔吹起東洋風

德國的杜塞爾多夫是由什麼組成？萊茵河、藝術時尚、媒體港區和東洋風情。這是在那裏短暫生活過後給出的答案。杜塞爾多夫的國際化很大程度建立在城市中多元的社群和移民之上，而日本社群則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杜塞爾多夫和日本的緊密交往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後，日本對機械和重工業產品的需求激增，而緊鄰重工業中心魯爾區的杜塞爾多夫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滿足了日本的貿易需求。從五十年代開始，三菱等日企在杜塞爾多夫順利拉開了和德國商業發展合作的序幕。隨着日本社會的飛速發展，日企在德國的投資不斷增多，與此同時，日本在德社群也不斷擴張。

時至今日，杜塞爾多夫的日企數量多達四百個，日本社群人數則將近八千五百人，構成了歐洲範圍內除了倫敦和巴黎之外最大的日本社區。伊默曼大街上地道的日本料理店和漫畫店，以及市內靜雅別致的日本庭院無一例外都彰顯着這座西德時尚都市特有的日本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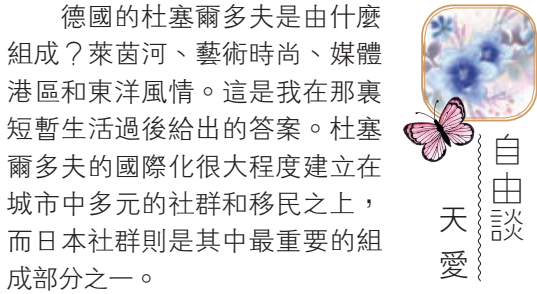
自二〇〇二年起，杜塞爾多夫每年五月至六月會舉辦盛大的日本文化節。儘管今年受疫情影響，這一節慶活動已告取消，但它無疑是世界上最的日本文化推廣活動之一，吸引着近百萬遊客，甚至超過杜塞爾多夫的總人口數。「日本節」起初由日本企業支持，隨後由

德國政府主辦，並獲得當地日本社區支援。

節日期間，城市內設有專門區域舉辦活動，內容包括日本美食售賣、日本傳統和現代流行文化的介紹和形式多樣的演出活動。平日裏遊客不斷的萊茵河畔在這一週更是人聲鼎沸，熱鬧非凡。身穿着動漫Cosplay服飾的德國青年開展着時裝秀，更有不少人借此機會體驗和服和木屐，德國人對日本文化的興趣和情結可見一斑。

當然，作為歐洲唯一實施日本式煙火表演的節慶，在全部活動裏最受期待的永遠是夜晚的煙火表演。煙花像是一首風物詩，是日本浪漫的文化符號之一。在《金色夢鄉》裏，煙火是很重要的意象，作者伊阪幸太郎把煙火比作由手工製作的星星，說它們「在空中四處飄散、極盡喧器、最後破碎、消失不見，令人百看不厭。」他還寫道：「煙火帶來最原始的暢快淋漓，洗刷着在場所有人心中的疲憊與無意義的執著。」

在日本，煙火總與「夏天」、「夢想」、「孩提時代」這樣的辭彙相連，它作為夏日的象徵被人們期待着。雖然萊茵河上的煙花綻放在並不太溫暖的五月，但是它依然給人們帶來了熱烈又浪漫的夏日氛圍。這樣迷人的文化體驗和場景其實不需要註解，因為它擁有衝破語言和國界障礙的壓倒性的力量之美。



自由談  
天愛



閑旅人  
陳劍梅

最近許冠傑(Sam)、郭富城(城城)先後舉辦線上全球直播演唱會，在香港抗疫情期間激發正能量，令香港人驕傲。我雖非二人的粉絲，也沒必要只讚不彈，可是他們真的很好，我實在按捺不住繞繞心中的感動。

沒多久之前，當歐美的疫情突然轉趨嚴峻，外國知名歌手亦聯合起來，在線上演唱鼓勵世人，這都是不可多得的舉動，為人津津樂道。香港這一邊廂的行動更實際，主要是聲名顯赫的表演藝術家，願意籌款幫助從前曾經一起打拚的工作夥伴。

憑他們說的話，唱的歌，我們知道他們的熱誠，以及對工作和朋友的承擔。人間香港，有一份情，濃得化不開。本來不知道為何Sam要獻唱，後來才明白原來他出錢出力，自己率先捐助一班一直以來合作無間的演唱會員工。

# 金磚碧玉的情誼



▲許冠傑(左圖)、郭富城先後舉行網上慈善演唱會為業界人士籌款 資料圖片



望幫助曾經與他同在成長及成名路上一起拚搏的舞蹈員及電影基層工作者。這樣立德立品的情操，來自其母親，小時跟着母親去做義工，分享無限的歡樂，他因此銘記母親的志願，助人為快樂之本。所以城城特意在母親節前夕，繼承家人的儀範。

Sam和城城都是帶着孩子來獻唱助人，已經把善良的種子種在自己孩子的心田上了。

老夥伴們在疫情下無奈被公司解僱，因而陷入困境，Sam的幫助就是及時雨。全球有數百萬人同時或即日觀看，證明Sam的善舉不可用金錢衡量。有人抨擊他的歌過時，實在是不明所以然。一位「歌神」的流行曲，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拚搏的香港人，曾經非常治愈。他們在當今的困境下，跨世代及跨國界再得鼓勵，就是極大的安慰。

城城熱心助人，更親力親為。他希

# 一方古硯聚山水



文化什錦  
魯力

宅家時間長了，翻出我長期收藏的古硯把玩欣賞亦成為一大樂趣。硯台亦稱為「研」，是中華民族傳統手工藝品之一。硯與筆、墨、紙合稱為

中國文人必備的「文房四寶」，是中國書法家們的心愛之物。我與古硯的緣分始於十六年前。那一年有一個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台灣好友在返台之時，將一個皮箱連同一百多方古硯，作為禮物送給我留念。從此，那一方方雕工古樸，充滿文化與歷史韻味的古硯便迷住了我。之後，每至一地，我定抽空逛逛古玩市場，也成為上環摩羅廟街的常客。通過十多年的搜集和朋友的饋贈、交換，不知不覺間也收藏了近千方的古硯，橫跨唐、宋、元、明、清及民國各個朝代。有空時看看這些古硯，蕩漾於歷史的山水花鳥之間，不啻是一種精神享受。

收藏古硯不僅成為一個人的愛好，更可以增強文化修養和歷史知識，還可以浸潤出你對古硯的特殊感覺。幾個收藏古硯的行家教我，收藏鑒別古硯有三大秘訣。其一是古硯具有「獨一性」。古硯全部是手工製作，由古代匠人耗費時日精雕而成。一些名硯與文人用硯，往往還鐫刻上詩文、名句。古硯沒有一枚是相同的，甚至相類的。

其二是要了解不同年代的古硯特點與歷史背景。硯台的歷史可以上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仰韶遺址出土的磨盤和陝西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鵝卵石石硯可視為是後世硯台的雛形。初期的硯，形態原始，是用一塊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壓墨丸研磨成墨汁。至漢時，硯上出現了雕刻，有石蓋，下帶足。魏晉至隋出現了圓形瓷硯，由三足而多足。箕形硯是唐代常見的古硯式，形同簸箕，硯底



▲方寸硯台流溢着中國文化之美 資料圖片

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撐。唐、宋時，硯台的造型更加多樣化。箕形硯在清代亦稱為「托手硯」，有時候古代文人可一手托硯，另一手於牆壁上書寫。另外，不同年代的雕工有不同的特色。像漢代雕刻藝術一般運用大寫意手法，雕刻自然、隨硯形，氣勢飽滿，形態誇張，其特點生動富有魅力。而唐代時期我國文化開放，宗教信仰自由，經濟發展與文化教育皆為鼎盛。受唐代審美文化影響，其雕工飽滿，有血有肉，刀法多為圓刀，古硯上雕刻的山水花草動物流動飄渺。因此，古硯不僅雕刻古樸、精心，更是富含文化、歷史。

其三，古硯看多了你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覺。這種感覺來源於硯台的布局、石質感、雕工、磨痕和文化歷史氣息。十年前，我到福建武夷山參觀了大理學家朱熹所建的紫陽書院。之後，我參觀一間古玩店，那裏收藏有一方清代浙派西泠八家之一的書畫家黃易的端硯。我眼前一亮：那方古硯，畫面設計精巧，一席茅屋，蒼松立於其後，依山傍水，一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情畫意。此硯一看石質便知為廣東肇慶出產的端硯，石色青紫散布着圓形青綠色石眼，滑如玉，磨墨無聲，而且能發墨，墨色光亮如漆，能在相對較長的時間內不乾。黃易官至濟南同知，工詩，繪

畫山水書法董源、巨然，淡墨簡單有金石韻味；花卉則宗俾壽平，饒有逸致；書法最精的為隸書，結體參鐘鼎法，頗古雅；篆刻師事丁敬，旁及秦漢宋元。黃易的傳世墨寶有《節臨石門頌軸》、《隸書軸》等。因為他與丁敬都研究金石學，兼擅篆刻，當時並稱為「丁黃」。遇到罕見的心儀古硯，我當即掏出重金，盤下此硯，成為我藏硯的最愛之一。

在中國文化之中，硯台也經常成為文人墨客的交往之禮。新中國成立後，齊白石與同好書畫的湖南同鄉毛澤東成為好友。在開國大典前夕，齊白石曾精雕細刻了兩方「毛澤東」朱、白文壽山石名章，和一方宋代青石硯，請詩人艾青獻給毛澤東。這方硯台特別為毛澤東所看重，是他一直留在身邊使用的一方青石硯。

閒暇時慢慢欣賞不同年代的古硯，好像遊歷於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之中。硯台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載體，它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化的物化形態。近代藝術哲學大師丹納認為：「時代環境決定藝術種類，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可見，方寸之硯台，寄附着人們的美好心願，凝聚着中國人崇尚祥瑞的民俗心理和市民情趣。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包括硯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國人的影響之深。

# 「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

隨着中國的疫情已趨緩和，各地因應公布復學復課時間表。我想起了早前有地方出台為中小學生減負的有關規定，比如他們晚上九點以後可以拒絕做功課，每天十點前入睡，每天戶外活動保證多少時間等。復課後，學生是否繼續減負呢？

當時政策出來後，父母在社交媒體發聲，提出「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不在少數。素質教育不好嗎？孩子有個快樂的童年不重要嗎？不然。在這些家長看來，不改變評判標準，繼續以分數定勝負，卻妄議「減負」都是「耍流氓」。不能說這些家長的擔心沒有道理，因為眼下還是一次高考定終身的思維佔了主流。在多數家長看來，成為人生贏家必須找到好工作，找個好工作需要考上好大學，進好大學需要考上好中學，好中學又只對優秀小學的畢業生開放。以此類推，真的需要從學齡前就開始努力，才能避免輸在起跑線上。

書包翻身，教育改變命運也許是社會轉型期飽含焦慮的中產人士希望超越出身的局限，提升社會地位夢想的投射，也是他們不得不堅守的信仰。中外都是如此，不足為怪，毋須苛責。不過，鼓吹分數開道、「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卻未免短視。不說創造、求新這些似乎已經說盡的口號，也不論孩子的幸福人生這個似乎遠在未來的目標。在美國，早有研究證明本科時期接受文理兼顧的「博雅教育」者一生的經濟收益遠遠超過那些大學時專攻某個「實用專業」的人。有效的素質教育，我覺得是培養人生的幾大基本技能：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交流溝通，以及終身學習的

習慣。真能學到這些，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會終身受益。

教育理念存在偏差，教育資源配置不均，教育方法有待改善，這些都不是否定素質教育的理由。對不理想狀態逆來順受，還要拉低平均認知水平，不如奮起努力，改變現狀。

美國也有資源尚欠的公立學校，有志之士想方設法找錢，為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開放式學習的機會。比如，小學老師帶來一隻螃蟹，讓學生講一個以牠為主角的故事。然後帶領孩子們去河邊觀察，分析水污染的源頭，並通過查閱資料提出解決方案。這種惠而不費的教學改革卻能引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和熱情，並養成了他們好學深思的習慣，功莫大焉。

當然，大多數孩子可能都不是輕輕鬆鬆就能成為自覺用功的好學生。知識積累需要長期努力，兒童的良好學習習慣需要成年人幫助培養。這時候更需要成年人的精力投入，也更需要父母的以身作則。不能展示終身學習，勤奮慎思的習慣，卻要苛求學校、社會對孩子的未來全權負責，這是本末倒置，因為父母才是孩子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老師。父母不一定是師範專業畢業生，也未必對兒童心理瞭如指掌，但如果真的關心孩子的未來，就該和孩子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學校減不減負不論，自己的子女該不該加負，該怎麼加負或減負家長首先要心中有數。畢竟我們的初衷一致。希望孩子能擁有比我們更好的人生，就要以孩子為本，而不是把我們想當然的邏輯與幻想強加到他們身上。



老中藥店  
文秉懿

# 老中藥店

我對於老中藥店的界定，重點在「老」這個字。店員大多數是頂着稀疏的白髮的長者，不過應該是幻想——有一個年輕的學徒，在店裏鑽來鑽去，高聲答應，忙着瑣碎的事情。還有一個仙風道骨的老中醫，把守店舖一個角落，面前只差一張琴，旁邊只欠一對仙鶴。

走進這種店，可以享受一頓豐富的感官盛宴。

中藥是不安於室的，它的氣味要越過店舖的邊界，還有幾步才進入店舖的範圍，已經嗅到藥味。要是你欣賞這種氣味，你就全神貫注，體會從百子櫃滲透出來神秘的香味。玻璃陳列櫃裏裸露的藥材，以真實的形態，說服你接收到它的氣味。還有最為鮮活的熬藥的味道，藥煲的蓋子努力跳動，嘴巴噴出熱氣，把四周薰染得暖融融一片。香濃的氣息由這裏往外飄散，讓每一顆空氣粒子都鑲嵌上香草的清新。那一刻你可能懷疑，有神

仙正在提煉丹藥吧？

要是你沒有空煎藥，可以付款請藥店代勞。坐在諧和的氣氛中靜靜地享用黑漆漆的藥汁，把鼻子湊近碗，吸入熱騰騰的蒸汽，緩緩地、一口一口呷下去，一口甘甜，一口苦澀。也許這跟人們在咖啡廳裏一邊浸淫在咖啡的濃烈，一邊細細品嘗咖啡的感覺有異曲同工之妙。

老藥店也提供了聽覺享受。

玻璃櫃上放置了研鉢和研棒，店員把藥材放到研鉢裏面，隨即以熟練的手勢，有節奏地搖動手腕，把藥材研磨得粉碎，把研棒往研鉢的內壁輕快敲打一下，是樂曲最後一個音符，瀟灑利落地，發出「叮」的一聲，拖着一下爽朗的回響。寺廟沉重的鐘聲沉澱人的思緒，這一下清脆卻喚起年輕的躍動。

那台鋸刀發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聲音。先提起像刀子的部分，接着把藥材放在上面，「軋」的一聲，藥材應聲掉下。算盤發出

的聲音，又是另一種味道。手一把抓起算盤，向下一晃，珠子全體下墜，整齊地由上而下排列。店員計算藥費，手指快速跳動，珠子「得得」作響。這個時候，就會想到「大珠小珠落玉盤」。站在櫃檯前面的客人，眼睛還沒有跟得上手指的動作，計算程序已經完成。幾個用花碼寫就的數字，天外飛仙似的降落在紙上。

置身老藥店中，眼睛是忙碌的，手也閒不住。

中藥材是奇形怪狀的，有一片片枯木模樣的，有一串串像穗子的，有鐵鉤一般的武器，有堅硬的，也有柔軟的。我時常趁人家配藥的時候，撿起一、兩件把玩，甚至把它擠壓、掐住，滿足一下觸覺的慾望。

店員配藥，就像是一場表演。他瞥一下潦草的字跡，眉毛也沒有揚一下，轉過身，輕盈的。他不假思索拉開一隻抽屜，老練地抓一把藥材。百子櫃由幾十個小箱子組成，

深咖啡色或黑色的油漆表面，磨煉得光光滑亮，上面沒有標記，可是哪隻抽屜裝有什麼，配藥的了然於心；藥材千百副模樣，他全然辨識，認識自己身體各個部分一般熟悉，從來不會出錯。他彷彿在心裏安置了一把天秤，抓藥分量準確。藥材放在顏色暗淡、粗糙的紙張上，一層壓住一層，向上發展，堆積成為一個小山丘。最後，他把紙摺疊起來，製造一個正方形的包裹，隨便抓一根橡皮圈，往包裹上纏繞，纏成一個「十」字。

完成一刻，橡皮圈往紙張上彈一下，「啪」的一聲，紙張不會破洞，藥材也不會漏出。這種手法，在我這個笨手笨腳，連圖書也包得不妥當的人眼中，根本是一門絕技。

近年不少新式的中藥診所出現，以藥粉代替藥材，病人只需要用熱水溶解顆粒，即可服用，十分方便。可是，這種地方少了視聽覺的「娛樂」。看中醫變得有點寂寞。